

浙 江 圖 書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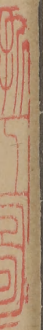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東莞陳建輯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按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導武宗崇佛、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推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付之于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千古稱快

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臬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按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飭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

并及是乞復護衛輦戴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家分饋諸  
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  
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  
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  
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  
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  
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  
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  
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  
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爲金壇縣丞。王廷相爲贛榆縣丞。

總制都御史彭澤訃。平四川郡盜。澤號令嚴明。賞罰公信。

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按清幼孤。盡孝。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  
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之而得生  
者。又同縣監生徐儀女雪梅。民人嚴清女銳兒。皆以不  
受賊汙被殺。沐陽學生沈麒。以知府劉祥。縣丞利儉爲

皇明初信錄 卷三十一  
賊所據奮不顧身直入賊營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爲之感悟釋守與丞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從之

###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嗾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勒令致仕

###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鑒以上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征調三邊人馬外邊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擅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釁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



良言哉

以利啗夷

贖取城印

此足為經

畧之奇謀

乎恐勅命

之意不然

君奕棋者局無二師其肅諸路既有鄂璋總制不宜復  
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  
斤苦峪諾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  
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使火信馬馴齎段幣二  
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  
亦虎僊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  
住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  
沮之遂致怨恨劉瑾敗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  
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權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  
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撫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  
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通謀宸濠遂執  
岳跟尋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賦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  
忠勸問岳因為民夢陽士論不與冠帶閒住後宸濠誅  
夢陽以交通繫獄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  
禁錮終身

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揚韓、軼董、賈、惜夫血氣用事、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至附勢借威、逞私誣善、幾陷大僇。上君子立身可不慎哉。

九月降編修王思為潮州三河驛丞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

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泰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令以法治之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受靈寶太宰許進謂邢知州曰吾遙至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榻有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并正誼菴詩集六卷傳于世。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汪循日錄曰給事中王君昂明日張胆言天下事屢矣冢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王君昂以選法劾之朝廷

魏佳話

王給事之  
幼疏楊家  
宰之保章  
王長憲之  
上書可謂  
一琦三絕

敬禮大臣，不欲以小臣問之。章下議，貶謫楊公持之。上  
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丞休寧。到任期，月轉  
推應天。王君不避權貴，楊公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都  
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  
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  
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  
兩轉，卽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  
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言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  
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快意可畧也。  
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私情可  
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  
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  
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  
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糞進邪人，  
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瞻談利達之  
人，相見之際，非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  
以直諒之言，達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  
布其愚焉。雲鳳  
山西和順人

祖宗朝非  
無故而設  
後之當事  
者勿輕議  
改可也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

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按九邊圖論謂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譏嘉  
靖七年榆林鎮城餓莩幾萬脫有點虜窺知虛實以重  
兵壓境阻絕糧道雖帑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  
壞飛輓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  
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惠疏曰弘治以前  
沿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于掌錢穀者以  
糧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  
遇有警即請發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本  
色以備不虞糧芻既足士氣自百倍矣建按輕變舊法  
自古所患葉尚書既變中鹽為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  
為折色作備  
之罪烏乎道

乙亥 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

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 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六部要

霍文敏奏議曰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其人之練達也我朝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伏乞議為定制永世遵行

## 四月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大雅仲伯之意以尊寵外戚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于紀恃恩而驕橫不自制而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魏峩命服輝煌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至于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蕭然都城中若不知其為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為賢矣

法制雖善  
而循守有  
度則存乎  
其人

閏四月召摠督聿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

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  
 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  
 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  
 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  
 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  
 形。非愚臣所能逆觀。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  
 奏言土魯番速壇滿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  
 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何等壞事

彭濟物此舉縱使幸成亦已失中國之體。襄天朝之  
 重。况啓釁召禍。不旋踵。金繒徒棄擲。而哈密城池不可  
 復贖。貽四夷之笑。  
 為百世之羞乎。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  
川諸勅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  
邪妄不經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  
意以天下初定時籍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  
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  
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陛  
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爲不  
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  
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  
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爲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

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况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川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欲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况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

隣、時標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



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遠子相

持國體節  
國用奈何  
不省

隣時標掠爲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

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勅書

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番

供等物卽令朝貢使臣實回廢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聽

○謫光祿寺少卿楊瑋爲瀘州知州 上好養畫看每日

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看食瑋言今天下民窮

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 上怒命中涓詰責

令瑋自來回話瑋穿白布褶跪午門外遂傳 旨降一級

調外任謫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

奇事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浙江左布政使

方良永劾奏朱寧鬻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贖貨無厭。

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

羣盜甫息。瘡痍未復。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

雹為災。蚕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

恐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

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

朱寧籍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

箭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在。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

朱寧籍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此。乞

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

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

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

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蚕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

尋常所不料者。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

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

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

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朱寧籍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此。乞

高尚

良永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上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肯屈節中使遂致仕後復起累今官以劾錢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孝廉累起為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

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脅方面守宰

大線索

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

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

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天子四方

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

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隘寢

千撓有司庶宗室有鑑石之固

朝廷紓南顧之憂矣

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朝廷紆南顧之憂矣。于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冬。拷掠備至。幾疲死。中外莫不寃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寃。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

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  
 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叅議蔡潮監視且勦  
 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  
 聞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  
 摠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  
 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勲指揮余大倫各監  
 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擣羅襪寨擒  
 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阨塞險阻林菁蒙密易藪匿為寇諸苗生長  
 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竝緣為姦  
 利故諸苗輒  
 相煽為亂

三月內吉起按開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

三月內、吉起、拔閒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弟獻于上、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門東、上嘗從數騎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踈、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

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

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

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

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

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裡弄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

南國王黎暲爲其臣陳暘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兒子黎諲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暘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按黎暲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其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爲陳暘所弒。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權倖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



之、一、清、深、未、德、正、而、至、是、東、陽、亦、不、起、一、清、借、同、列、梁、不、備  
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來文臣未

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卽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莫美于文正彭韶正色立朝令名直節海內仰望乃不  
得文正之謚而泛泛以惠安予之李西崖在內閣脂韋  
浮沉貽譏伴食首得上謚如天下後世公論何昔宋夏  
竦卒仁宗時賜謚文正司馬光諱之改謚文華宋朝謚  
議甚嚴多覆議駁正我  
朝不聞此矣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  
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  
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  
撫甘肅都御史李昱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

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質留虎都六及撒者兒于茸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斯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疇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奸細并進貢頭目拜失烟答及斬巴思等皆收繫插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刺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按我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微功誤國其受戎醜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徼外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舉不足爲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爲一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爲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爲倖功取賞之具罕慎陝巴今秋方入哈密而來春已爲土

魯番肌上肉矣與復哈密之賞方類而奪城池金印之

魯番肌上肉矣。興復哈密之賞方頒，而奪城池金印之報，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乘釁之師已抵于郊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許。而竟莫能制西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爲西陲邊寇禍胎。且今日邊境剝膚之患，哈密棄守，何如河套。何如大寧。河套密邇關陝，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于夷境。爲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于興復哈密，不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爲長策。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稱焉。二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困吾民以爭不毛之地。爲國家慮誠遠也。孰有如我朝諸臣之誤。勞費無已，以圖荒遠無益之區，以招裔戎之侮。下逮嘉靖初，王瓊、霍韜諸臣之議，猶然乎。愚感事憤時，深悲中朝將相失謀，故著爲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許氏九邊圖論曰：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菓啗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興復事，彼當何爲乎。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立之

何益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為中國重輕其在所當緩也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微立之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為奸利故與伏哈密之事臣不願朝廷之復蹈往失也觀于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

江

廖道南曰遂庵楊公生而隱慧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得窮數盡讒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又曰予為編修時值遂庵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算有訾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窮顯以故其門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遂庵書曰識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拔門生優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薄書之夫多而雅裕導

瑕不掩瑜

俗之徒寡惡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

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其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故能成天下之壺壺。夫日有中昃。時有季孟。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觀空同之論。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 願清爲考試

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廷試 賜舒芬 倫以訓 崔桐 進士 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 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群疑、于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書上幸焉、

###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為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瓊劫其擅命遣人納幣土魯番、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故也、澤累征流賊有功、及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為民、巡撫甘肅都御史李崑、坐降叅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為民、

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常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後、澤過瓊、瓊激怒

之澤復大罵寧、由是瓊之建被彭濟、物固一時、瓊黨附、

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若瓊以語傳且曰爲君致彼彼諸私察之于是罷瓊屏後輝過瓊復瓊密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建按彭濟物固一時剛毅敢爲之才然經略谷密事則實不爲無過王瓊黨附權臣深構澤罪株連九疇固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近胡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負經略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爲無罪斯言確矣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䟽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嚴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䟽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

告風

嘉靖初楊一清在內閣薦起前大學士謝遷既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

大能

人所不及

霍韜曰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儲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辨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公終不辨劾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君子曰梁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可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

執不草制則作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



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

執不草制則忤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

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上震怒內

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

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

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

親親界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

毋聽奸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

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

其弗與事遂寢○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大學士楊廷

正辭惟主  
則天之九

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末年英宗皇帝誤爲奸僞欺蔽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按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爨焉

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

天心仁愛 歷示警戒

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蹕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

引去○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

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脇

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二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贖  
從千餘、流亡復業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  
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  
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  
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  
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  
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  
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

皇明御制金... 卷三十一  
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

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爲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迎春。如常儀。○末旬。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具應州功也。

爲平虜伯許恭爲安邊伯肩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

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藪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盡爲

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

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等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䟽上，不省。

按此䟽大學士毛公純筆也，可謂痛切矣。踰年果有寧藩之變，為檄正指此為言。

又生一病。

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

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光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

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勅，是以

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

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劔而起，不復

從。草勅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

力 又一回天

所持甚正  
所留甚大  
事七閣係  
粗制國統

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  
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  
一有他吾輩伏鑽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  
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  
方殺掠而去

許氏曰北虜自永樂降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  
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  
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  
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  
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  
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  
寡之勢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口  
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疆內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

轉機既連得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



償失即悞悞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孽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歆艷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官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跼蹕

### 宣府

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寶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九月戊戌朔跼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為獻遂為都督府  
 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為酒  
 肆榜曰官食庚子 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  
 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  
 不敢聞

南贛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

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奸宄利

歸于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

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于貧民必

須仰給于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

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

定例從之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策策尋納欽女戊寅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摠兵官戴欽策尋納欽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跽蹕太原

官

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

巳卯 正德十四年

圖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

何樂

月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京下

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  
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  
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  
士高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  
涇、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棠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  
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  
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  
潮、陳九川、高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

湖陳九川高鑿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紱慶姜龍馮涇孫

奉顧棠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折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鑿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衛軍之弊如此、故于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民壯、以倣寓兵于農之意。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衛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先是、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圖、陰養盜賊、亡命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財于寧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恃寧等金墳、廠為巢穴、官師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復令南昌生徒頌、以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箴、

分饋權要、且屬所差人曰、在不可知、若與蕭徽言、事

保奏乞 朝廷褒獎以固寵 眷差人載金寶于 臧賢處  
分饋權要、且囑所差人曰事 在不可知、若與蕭敬言、事  
成、卽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  
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  
隆、又因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孫  
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  
軌、 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譏 陛下不孝也、稱早  
朝勤政、譏 陛下不朝也、 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銳、初  
不知宸濠反、復護衛、已而知其有是謀、力絕之、與楊廷  
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  
之、大略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諸所反形、已具、鎮  
巡奏乞褒獎、奉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  
共言于 上、將淮奏令楊廷和票之、 朝廷處待親  
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勅諭廷臣曰、蕭  
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  
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革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

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願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擒治  
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卽兼程飛  
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  
官宸濠大驚宴畢卽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  
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士實者南  
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懽以  
其子爲儀賓劉養正夙談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  
遊頗通天文及兵法法識緯宸濠賓致之常言帝星明江  
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等且至養  
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  
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議既定  
卽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趣之士實知有變欲自  
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  
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  
百人拜異宸濠出露臺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  
不知宸濠曰大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  
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  
怒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達反復辯論明其不可濠  
曰許達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



縛燧及達、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田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枷鎖于獄，令叅政李教、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為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諸屬縣皆陷，已而馬思聰與叅議黃宏俱憤懣不食而死。嘉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許達，右副都御史，謚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

###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舉事，即據庫募兵，修戰具，奪糧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侯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因得為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留其腹心，宜春王拱榦、內官高銳等守城，自以妃媵世子

登舟盡奪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  
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  
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  
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  
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  
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銳手斬之支解其尸投城下以殉  
衆賊遂衰

按宸濠之敗天促之也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之勢南  
康九江之破竹人心震動遠近無備兵不留行直擣建  
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悞復頓兵堅城之下自喪  
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鑿視其魄以  
爲不義之戒也

逮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九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  
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  
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限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

可勝計。嗚呼！胡椒入百斛，世以為多也。而盛傳之。今劉瑾朱寧二逆家，賊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也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眾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趣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邀之。豐城知縣顧秘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連、臨江府知府戴德儒、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

入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于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賴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諾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卽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上亦欲假親征南遊適會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馴象

衛籍其家

按賢以伶人得倖于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用事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爲內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于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滅口云

九月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策○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

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王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深出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聶同安、邊伯朱、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績、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濠虐未必如此

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劉暉，皆邊將賜姓也。嘉靖張忠及泰暉俱以罪廢斥，霍文敏奏議曰：南征諸臣，罪人而已，執猶動眾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豹虎經過郡縣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誤先朝于過舉，擢國是于

將危據人成功掩為已

有張忠許泰之罪非大矣

將危攘入成功掩爲已  
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  
爲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  
二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  
才辨、擅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中官亂政、以言事、謫  
驛丞、貴州、文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  
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寇、至是復倡義討  
平寧藩之變、勲業益隆、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旣而  
奉命巡撫兩廣、撫平思田叛、日盧蘇王受之亂、以病疏  
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旨、謂其不俟  
命離職擅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僞學  
榜示天下云、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  
遊者甚衆、其學不宗程朱、而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  
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  
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

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明；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必。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僊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按陽明講學全宗僊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妙，固以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諸子，亦獨何與？愚謂陽明文章功業，儘足以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必宗信佛老，而詆訾程朱。反增一疣贅，而爲文章功業之累矣。卒來僞學之榜，削爵之命，惜夫！愚于學部通辨辯之，頗詳志道君子審之。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

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



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  
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  
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  
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  
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  
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  
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  
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  
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執黨  
逆、畢眞、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  
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

二月二日禮見卽時祔廟今俱收十至再甚爲非宜天下

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旣久政

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

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

望亟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

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僞

聖旨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字書早賜

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偽

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讒于上前謂守仁必反好、人、上問曰

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

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

九華山宴坐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

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

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江

五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

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

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上詣孝陵。受江西保。遂旋蹕。癸龍江。壬寅。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樞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庚

時樞在堂上臨撫差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

戊戌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州仍寓總督

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綵

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上至寶應

復漁于范光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

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闌總兵官顧仕隆等進

賀功金牌花紅綵帳上戌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

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

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于積

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

皇明御制金 卷三十一  
三  
拱櫛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通濠商忠杜裕李英羅明秦用趙秀蕭敬錦衣指揮薛璽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

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旣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之遂有是權

按嘉靖中朝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與少保蓋端敏公幼極艱貧而天性廉約仕垂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酒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

奏議十卷可見云

正德十六年

正月。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

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

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

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

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由翰林編修累今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

翔于千仞  
之比

丁憂服除復起為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  
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有困知記若干  
卷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  
術儒佛朱陸之辨卒謚文莊

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行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  
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  
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  
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  
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暑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  
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  
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候王色嘗奉藥膳  
止于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  
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  
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侍大臣經筵科道各一員朝  
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  
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  
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  
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脈絡通透明白

儲位未定  
后妃深隔  
此疏識微  
情苦蓋忠  
憂之至者

疾不及與臣相接獨與近侍數人共之而可以延和平



更痛切

細問寫揭帖送內閣收照。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自古豈有人主身疾。不及與臣相接。獨與近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哉。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始

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

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

誤。非汝眾人所能與也。俄而圖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

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大關要處毫不可糊○疑興獻王長子年已

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宗兄終弟及之文。

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又傳慈壽皇太后懿旨

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霽。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門。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

伯朱泰尚書于上憲選各營馬共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狎弄倖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

###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詹濤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銅四百箇、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抄沒權奸貨財、狼籍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略見于記載、而其富何啻敵國、况合羣奸倖與眾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宸濠、臧賢、畢真、盧明、秦用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耶。先年玩法之人事敗、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其餘諸、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

戊寅司禮太監韋霖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帝迎國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帝毋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帝嗚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

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卽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支大綸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慶雲見翼軫分而  
上于八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飭盡亨否再振

太祖之烈  
豈偶然哉

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

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 武宗○葬康陵○少

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  
施德于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  
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  
及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  
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兩廕子錦  
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廕子錦衣指揮。世襲  
皆辭不受。後數年  
卒。贈太師。謚文康。

霍韜曰。梁文康公在 武宗朝時。色溫言孫。無所忤于  
權奸。潛濟密圖。權奸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

生於古  
大正風

威武大將軍救書死不草止秦藩請地片言尼之復渾  
無跡度量含弘或誣公黨宸濠假衛兵公嘿不辨攻詆  
者益縷縷甚者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會試  
取士也亦譏公曰沒公之貲可減天下租稅之半公亦  
不較御史李鐸詆斥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  
宜鐸惟鐸詆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  
立擬擢鐸天下詆公者皆獲直名公安謗垢終身焉公  
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辨者言官濱危重足僂僕乃思  
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  
曰扼相權不中傷士惟公云

論扈從功以袁宗臯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

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

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

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即遣司禮

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䟽一養聖德

天孝

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

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

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跪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

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旣不安矣。稱聖母以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

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旣不安矣。稱聖母以

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

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

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

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

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

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

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

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

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

好新政

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陛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權勢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鑕悖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他人攘爲己功。旣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闇、魏彬等，並

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

皇太后、延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延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治、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璉之議、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十二月、楊廷和寫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

謂明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母爲帝爲

謂秦漢而下自芻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  
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璉倡爲邪說願  
罷斥之不聽○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  
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  
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璉授意  
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璉曰慎之必大禮終當  
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宮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旣  
難我也璉鞅鞅而去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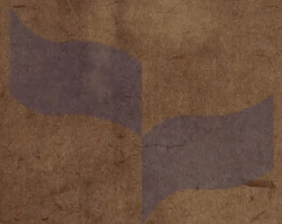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0488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